



樱花绚烂

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

二十四,扫房子

□梁永刚(河南平顶山)

乡谚说:二十三,糖瓜粘。在乡间,腊月二十三这天祭过老灶爷后,便开始紧锣密鼓地进入过年“倒计时”。“二十四,扫房子”是老家的传统习俗,“腊月二十四”这天是乡亲们约定俗成的扫除日,也是年前的第一项准备。按照风俗,各家各户都要在这一天进行一番大扫除,清洗各种器具,拆洗被褥窗帘,洒扫六间庭院,掸拂尘垢蛛网,疏浚明渠暗沟,把一年来家中积存的陈灰垢土彻底打扫一遍,村子里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、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气氛。按民间流传的说法,因“尘”与“陈”谐音,新春扫尘有“除陈布新”的含义,其用意是要把一切“穷运”、“晦气”统统扫出门,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。

在童年的记忆中,腊月是一年里的农闲时节,而且过了小年,各家各户过年的东西基本齐备了,不需要大动烟火了,因此

各家各户都会把一年没碰过的杳杳的尘土蛛网,炕席底下的积尘清扫干净,并且清洗各种生产生活用具,一派忙乱而又欢乐的景象。虽然当时农村居住条件极其简陋,但到了腊月二十四这天扫房子却是必不可少的。每到这一天,大人拿扫帚,小孩拿鸡毛掸子,全家老少齐上阵,集中力量“大扫除”,记忆中的年味也从这天开始,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寒假了,孩子们也就成了大人的好帮手,这个时候可能是一年最乐意干活的时候,兴冲冲地找来长长的竹竿子准备绑鸡毛掸子,这样才能扫除高处的灰尘,可往往绑好后已经成为自己最新式的武器,威风地举着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追逐起来。

扫房子是一项费时费力的“大工程”,也是家里的一件大事。到了那一天,全家老少齐动员,笤帚抹布同上阵,把屋角的蜘蛛网、房梁上的灰尘全部打扫

干净,通常要忙上一整天,累得腰酸背疼。老家住的是土坯房,冬天乡下都有在堂屋生炉子取暖的习惯,一个冬天烟熏火燎下来,堂屋土墙上糊的那层报纸早已面目全非。等到腊月二十四这天早上,母亲打好一大盆糨糊后,父亲便招呼我和哥哥姐姐开始糊报纸。父亲站在自制的木梯上,把土墙上的旧报纸一张张揭掉,我和哥哥姐姐轮流端着糨糊盆,父亲挥舞着刷子,开始往斑驳粗糙的土墙上刷糨糊。随着一张张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上了墙,阴暗的土屋里顿时亮堂了许多,一下子增添了不少过年的喜庆气氛。

再后来,等我上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我们一家随父亲来到了他任教的那所乡村学校。学校的住房也很紧张,但还是给我们全家安排了三间临时住房,虽然这几间房子也是脏乱不堪,但和过去那种伸手就能摸到屋檐的土

坯房相比,已经足以让我和哥哥姐姐欢喜不已了。记得搬进新房后第一年的腊月二十四,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半鱼皮袋石灰,吩咐我和哥哥姐姐找来了几个废弃的塑料桶,然后将石灰分别倒进桶里掺水搅拌。在父亲的带领下,我们一家老小干起了“粉刷匠”的活计。经过一个上午的劳动,虽然我的手经过石灰水的侵蚀火辣辣地疼,但一看到家中黑暗的墙壁焕然一新,所有的劳累和疼痛顿时烟消云散了。

如今,我已经走出乡村在城市生活了十几年,虽然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有了很大改善,但“二十四,扫房子”的习俗我一直传承着,坚守着。

流光飞逝,岁月更迭,不管扫房子的方法如何改变,但是“二十四,扫房子”这一约定俗成的习俗仍在传承着,这也可以说人们沿袭的是中华民族一种抹不去的过年情结。

冷漠是婚姻的致命杀手

□陈红(河南平顶山)

正在热映的电影《无问西东》,引起了众多影迷的广泛关注。电影里有一条隐线,就是许伯常老师和刘淑芬的婚姻悲剧。他们的故事不是电影的主线,但让人印象深刻,发人深省。

当年,刘淑芬为了一句“我会爱你一辈子”,就用微薄的工资供养出身寒门的许伯常读完了大学。他们也曾郎才女貌,琴瑟和鸣,你拉琴来我做饭,憧憬着美好的明天。没想到,大学毕业的许伯常却做了负心人,他忘了当年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,说感情都是会变的,爱也是会变的。但刘淑芬死守着往日的爱不放手,以死相逼争来了婚姻,得到的却是许伯常的决绝和冷漠。

在电影里,看似许伯常是一个受害者,被逼娶了一个不爱的女人,每日被女人谩骂追打,对于女人的暴力他麻木到不躲避、不解释、不反抗,也不顾及脸面和尊严,任院子里人围观。

情已断,心亦死。许伯常不与刘淑芬同吃同住,不与她说话交流。连喝水的杯子、吃饭的碗筷都不与她共用,更没有身体的接触。他漠视她的存在。看到失魂落魄归家的刘淑芬,他收回脸上温和的笑容,漠然地从她走过:你只是路人,与我何干?

他们为这个婚姻付出了惨痛的代价,只是因为缺少爱吗?不,是许伯常的冷漠,许伯常才是真正的婚姻杀手。刘淑芬说:“外人只看我怎么打的你,可他们不知道的是你怎么打的我。你是用你的态度打的我!”是的,你没有动手打我,可你打的是我的心。你让我觉得我不存在,你视我为空气。你在我眼前晃来晃去,我却看不到你,感觉不到你的存在。这就是刘淑芬的悲哀。因为许伯常的心已死,她在他面前就是一个活死人,活着还有什么意义?许伯常在用他冷漠的钝刀子杀人。

曾有婚姻专家指出:“良好婚姻的延续,不仅仅在于物质基础,更在于夫妻双方的发现与沟通。”婚姻是需要经营的。需要双方用心去沟通,去交流,用心去感受对方的需求。现代人的婚姻不是没有爱,而是缺少发现与表达,缺少交流与沟通。纵使我有风情万种,却无奈你不对我情有独钟;即使我热情似火,却无法面对你的漠视和冷漠。有多少家庭的婚姻就是解体于这种杀人不见刀的冷漠。

童年,回姥姥家过春节

□罗惠英(河南平顶山)

童年的记忆总是那么亲切,又令人难以忘怀,最难忘的是过春节回姥姥家串亲戚。

70多年前,我出生在中原一个古老的县城,姥姥家在离县城五十多里地的偏远农村。那是一个至今令我梦绕魂牵的地方。

儿时一入腊月,我就天天缠着妈妈问再有几天过年。因为过年不仅有新衣服穿,有好吃的饺子,到了年初二还要到姥姥家串亲戚。那时没有公共汽车,唯一的交通工具叫趟车,就是一头大马拉着两个大铁轱辘的大车,车上面铺着麦秸,乘车的人一坐上去,赶车的人手拿鞭子吆喝着“嘚儿驾”,那马就开始撒腿跑起来。年初二那天,妈妈早早地把我 and 妹妹叫醒,为的是能趁早赶上趟车,春节走亲戚的人多怕晚了,像现在春运一样车不好乘。

趟车只到街里,街里也就是现在的乡镇所在地。街里离姥姥家还有五里地,还得步行。我手中拎着用绳子捆好的四盒点心,每盒半斤,一路蹦着、跳着、跑着。妈怀抱着妹妹在后面交代着:“小心!别把点心盒碰坏了。”可别小看这四盒点心,等到姥姥家后,舅妈还要拎着它回她的娘家哩,拎来拎去不知这四盒点心要走多少家呢!

到了姥姥家,我把点心递到姥姥手里,姥姥手捧点心盒,一边摇晃着听着响声,一边说“呼啦啦发发”。妈妈挎的竹篮子里有一大块带肋骨带皮的猪肉叫礼条,闺女走娘家礼条点心是必不可缺的吉祥物。这时姥姥也会拿出她最保密的抽斗夹底下面放着的花生,抓一把装在我的上衣口袋里。这就是姥姥给我的最好的见面礼了,若是现

在,姥姥一准也会给压岁钱的。

中午我最爱吃姥姥家的那顿饭:捞上半碗饺子,上面再盛上菜,菜是白菜粉条,还有带皮的猪肉,满满一大碗往外流。厨房的案板上还有热好的蒸馍。姥姥说,吃菜就蒸馍,饺子当汤喝。在当时,这就是春节招待回娘家闺女最好的盛宴了。姥姥还说,初二走姥姥家,饺子肉菜全碗尖;过了初五六,没有蒸馍没有肉;过了初七八,没有豆腐没有渣。哪像现在,我们生活得好得每天都像过大年。

初二回姥姥家串亲戚,最高兴的是我有一帮表姐表妹和年龄相仿的小伙伴。当时我妈是姥姥村上嫁到城里极少的姑娘,我自然也会受到表姐妹的羡慕与宠爱。我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满胡同跑,满场院飞,蹦坊、踢毽子、跳绳,不到吃饭的时

候是决不回家的。每年的正月初四姥姥村上逢会,要唱三天大戏呢!那热闹劲儿把整个村庄装扮得分外喜庆。听俺姨说,现在每月初四、十四、二十四都是会,会上的物品可丰富了,城里有的这儿也不缺,早不是当年的样子了。

到了初六,年也过了,会也赶罢了,我也该回城了。我和表姐表妹们一一告别,我们个个眼睛哭得跟红桃一样,前来送行的舅妈们拉住我的手说:“明年过年带住舅早早来呀!”这时大人们的眼圈也红了。

岁月如梭,一晃几十年过去了。姥姥已过世六十年了,我也离开了那座县城。从此每年的大年初二再也没有去姥姥家串亲戚。但那段快乐的童年往事,至今历历在目,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。



花开“春天里”

新华社发(杨韬 摄)